

緒方竹虎訪蔣介石

中日邦交滄桑之一

● 宋越倫 (中國文化大學教授、日本問題專家)

一語驚醒古島迷惘

由於大陸棄守，中日戰後在恢復正常國交之過程中，發生異常紛歧複雜的現象，就日本的立場言，對大陸共產政權，自亦無法加以忽視；但因爲一九五〇年韓戰的爆發，世界局勢不變，美國爲了確保東太平洋的戰略優勢，在對日政策上作了一百八十度的改變，除了提前結束佔領，締結桑港和約外，並積極鼓勵日本重整軍備，在中國問題上，也多方鼓勵日本與台灣的中華民國締結和約，恢復正常外交關係，但由於當時總理吉田茂之堅持，中華民國仍被摒於桑港和會之外，而另以單獨交涉方式，簽訂中日和約，其間經過，在表面上可見之於我外交部長葉公超與日方全權代表河田烈的論難辯詰，但苟無幕後日本友人之推挽，則縱有我方的大幅讓步，亦難望其順利締結，當時吉田一再表示，「日本與台灣簽訂和約，將爲未來日本處理中國問題時，留下『禍根』但最後促使吉田改變主張的則爲吉田奉爲「師匠」的古

島一雄及其政治繼承人的緒方竹虎。

說起古島一雄，早在孫中山先生在日從事革命活動之際，即爲參與犬養毅援孫工作智囊之一，對我有深切的理解，至緒方竹虎，又爲古島在政治上的得意門生，緒方之被指定爲吉田的繼任人，亦出自古島的安排。

我與兩者締交，前者係由山田純三郎之介，(山田爲孫中山先生日籍同志，其兄山田良政，參與惠州起義時殉難)後者則爲戰後留居上海之緒方胞侄緒方俊郎的關係，原來日本投降後，多數日僑集中在上海一地，等候遣返，當時我政府成立日僑管理處，加以統籌管理，但在管理人員中良莠不齊，益以流氓集團之趁火打劫，以致人心惶惶，朝不保夕，我對此深感不安，長此以往，不僅有違政府寬大政策，且將影響未來中日關係，所以特別請負責上海治安的同鄉湯恩伯將軍，加以改善保護。對於山田，以及日僑中的知識分子，也就我能力所及，予以援助，當時緒方俊郎因爲我的推介，得以「留用」在亞東協會，負責日文編譯。當民國三十八

年四月二十九日我結束了十五年的記者生涯，離滬前往東京之際，山田一家已在東京，緒方俊郎則堅欲留居上海，臨別時輕描淡寫地告訴我其叔緒方竹虎，在東京久邇內閣中佔有一席之地，如有必要，不妨與之聯繫。

台灣必將重起爐灶

按照國際慣例，兩國外交人員，凡事均須通過外交Route，所謂外交Channel者，以與對方國作各種交涉協商，此在日本，我國外交人員的對手方爲外務省，不能越雷池一步。至普通實際應酬，不在此例，然亦有範圍限制。此一慣例，我國職業外交官承滿清辦洋務遺風，守之唯恐不謹。但一國大使，除非有特殊重大事件，否則其所能見到的僅止於駐在國外交部的司長，頂多亦僅能見到次長(在日本爲外務事務次官)且外交官僚有其一套繁文褥節，種種交涉，往往不能將問題真相正確傳達至政治中心。戰前兩國的眞意未能徹底溝通，造成無數所謂「支那浪人」之跳梁，原因即在於此。

我於民國三十八年抵日後，認爲此一不合時宜的國際慣例，決不能溝通兩國今後各關係，使之正常發展，所以以聯絡日本各中心人物，拓展活動範圍，作爲我對日工作的第一目標。好在當時日本尚處在被佔領狀態之下，外交權既遭剝奪，作爲佔領人員的各國代表團官員，可以自由奔放，約見任何願意約見之人，除了天皇以外，任何皇親國戚，均不難輕易見到。

尤其是戰後日本物資極端缺乏，每日配給，不足以維持身體健康，而盟國人員則有種種優惠條件，如以餐會招待，日人無不樂於應命。古島當時雖年事已高，但頭腦清晰，判斷力強，最初我因爲山田純三郎的引介，幾次談論，話極投機，但對大陸局勢發展，古島認爲蔣介石與毛澤東的時代必將迅速過去，代之而起者爲「第三勢力」。原來當時李宗仁等人派有不少幹部，如曹汝霖、顧孟餘、彭昭賢等經常出入於古島之門，所以其看法頗受此輩影響。

我對此以種種實例，說明其看法之錯誤，直截了當地告以中國僅有大陸與台灣兩大勢力，決無第三勢力竄入之可能，且台灣在蔣中正總統領導之下，大有必將重起爐灶之可能。

古島聞言頗不爲然，說是：「你身爲蔣介石的官吏，宜乎有此看法！」不料時未數月，大陸情勢丕變，所謂第三勢力煙消雲散，古島突然以電話希望我能前往一談（古島

重聽，無子嗣，由其女公子傳達接聽）當我前往其經堂住所訪問之際，坐定未久，古島就拍拍我的雙肩，說是：

「看不出你這年輕人倒有此炯眼，以後凡是中國問題，我都願聽取你的意見！」

接著就告訴我許多日本政界內情，最後並特別強調緒方竹虎爲一具有肝膽而誠篤之政治家，吉田之後，緒方必將承其衣鉢，出主國政，希望我經常與之聯繫。

就因爲此種關係，我與古島、緒方兩人交誼與時俱增，最後到了水乳交融，話無不談，談無不盡的程度。

當時日方物資缺乏，交通工具更是貧乏得可憐，初到日本之際，街頭所有汽車，幾乎均以木炭代替汽油，而盟國人員則均享有購買美國新車的特權，而古島最喜歡坐汽車兜風，遊覽市郊，尤其是箱根一家日式旅館「梅屋」，戰前爲其常去之處，因此我有空就約請二人，由我自行駕駛，至「梅屋」住宿休息。

梅屋的溫泉水質清純，但浴槽在旅館底層，古島行動不便，經常須由緒方背負上下，就浴之際，並爲之洗擦背部，當時古島已逾八旬，緒方亦近花甲，光從此事，就可看出緒方的古道照人，以及兩者的親密程度。（關於我與古島、緒方兩人的交遊關係，可記之處甚多，容當另行敘述）。

建立互信緒方訪華

中日（日華）和約簽訂後，在形式上雖然恢復了中華民國與日本兩國間的外交關係，但由於長年交戰，意志疏隔仍甚嚴重，在和約交涉期間，又多不愉快的經過，所以我力勸緒方於繼吉田出任首揆前夕，赴台訪問，俾與蔣介石總統就中日間未來關係，澈底檢討，建立互信，當蒙緒方同意。

根據日記，當時我與緒方的談話如後：

「民國四十一年四月三日，木曜、晴、春寒料峭。六時起身，先至使館處理瑣屑公牘。十時至緒方寓所與之長談，余認爲和約簽訂後，對於今後中日兩國政治文化、經濟的互相合作，其大方向的決定，亦即爲中日兩大民族的未來關係，鋪上「正確的軌道，實甚重要。余以爲中日兩國此後應排除官僚外交，以大乘之見地，開誠佈公，從頭做起。希望其於出掌國政以前，赴台一行，渠欣然同意，並謂決於日內與吉田一談，決定行期，在台灣方面，希望我能造成一種空氣，使其能不虛其行，尤以蔣介石總統，必須確保其能撥冗會見，萬一赴台竟見不到總統，則不僅對其「面子」大有損害，於今後兩國關係，亦多影響。我當告知總統決無不見之理，爲慎重計，我當返台一行，獲得確約……」

辭出後即積極準備赴台，辦理一切手續。並於四月六日再度訪問緒方，對其未來行程作詳細商討。對過去吉田對華之卑視態度，希其加以忠告改善。緒方完全同意，且認吉田之對華態度，種因極深……」

四月八日晚間九時我如期搭C.A.T.班機赴台，次晨八時半到達松山機場，飛機爲了載運貨物，在岩手及沖繩均有停留，以致飛行時間如此之長，到達後即由周宏濤兄接往龍泉街寓所休息，然後往訪張資政岳軍及何將軍應欽，並至陳院長辭修等處投刺。

岳軍先生對緒方身世及政治背景詢問至爲瑣屑，並謂緒方爲黑龍會幹部，（實則不然）言下對其來台訪問，頗不爲然，經我一小時以上之說明解釋，似仍未能釋然於懷。

翌日由宏濤兄安排，晉見蔣介石總統，就緒方訪台事加以報告，總統注意傾聽，未數分鐘即充分瞭解，並加指示，說是：「此事極爲重要，你可全權辦理，並宜即日返日，告知緒方：我歡迎其來訪，並願就中日間根本問題，與之詳談，祇要我有時間，一次、二次，甚至三次……緒方來時你可與之同來！」至此總統略事思索，又說「你可早一、二日先來，一切由你負責安排！」

以日本問題最高權威之張岳軍先生，雖有歷時一小時以上之詳細說明，仍難領悟！而蔣介石總統在數分鐘之內，即對緒方訪台之重要性瞭如指掌，張良稱漢高祖「殆係天授」，蔣總統之英縱明悟，殆係天授，於此信然！

牡丹一束贈蔣介石

緒方一行五月七日到達台北，除其隨從長谷川峻，（此人原爲中野正剛門生，當時

爲緒方侍從，後爲法相，政調會長、厚相，自始至終，對我全力支持）英文翻譯赤谷源一外，（赤谷爲吉田英文秘書，後出任駐聯合國大使）尚有余臨時邀約之朝日新聞主筆嘉治隆一，亦爲緒方舊時同僚，在日本文化界具有極大影響力。緒方原訂泛美航空座位，余以C.A.T.經理曾長坤再三懇託，改搭C.A.T.班機來台，由於蔣介石總統之重視，機場歡迎者人山人海。八時到達，在機場與歡迎者一一週旋，九時至草山「一樂山莊」休息，一樂山莊原爲一日式旅館，由台灣銀行承租爲俱樂部，專事接待外賓之用，當時台北尚無西式旅館，一樂山莊實爲招待日本貴賓之最佳住處。匆匆午餐，即陪同一行歷訪張群、陳誠、王世杰、葉公超、董顯光等人，四時半晉見蔣介石，雙方交談四十分鐘，蔣介石談話高瞻遠矚，雖多寒暄，亦處處照顧，予緒方以極大感銘，緒方於羽田出發登機之際，突有一日本婦人以牡丹一束，請緒方呈獻蔣介石，據云此項牡丹品種戰時由洛陽攜返日本，現正盛開，請緒方務必當面呈獻，以慰蔣介石故國之思。此爲緒方首次與總統會晤。八日除分別訪問有關方面外，中午張群在陽明山莊設宴招待，晚陳誠行政院長宴，有黃少谷、嚴家淦、葉公超、沈昌煥等人。

九日清晨湯恩伯偕根本博李注源來訪緒方（根本博爲日本失意軍人，李注源爲台籍浪人）九時半緒方等一行第二次晉謁蔣介石

，蔣介石微患目疾，唯精神極爲健旺，就中日未來關係，暢談一小時半，蔣介石對緒方屬望甚殷，雙方談話，極爲深入。十一時五分辭出，至淡江英專訪居正（覺生）女公子居瀛玖，瀛玖自幼爲萱野長政之養女，日名華蕙，由萱野撫養成成人，後與張一鳴結婚，最後張一鳴病逝，居女士乃創辦淡江英專以紀念其夫君（淡江英專爲淡江大學前身）緒方與萱野係屬同鄉，私交甚篤，所以在百忙中特去淡江訪視。

看京戲獨鍾吳鶯鴻

午由何應欽將軍招待午餐，有孫立人、黃震球、湯恩伯、彭孟緝等人，午後三時蔣經國奉命代表蔣介石總統答訪緒方，晚朱一成在台電設宴招待，九時至永樂戲院看顧正秋之「四郎探母」，緒方一行看得津津有味，我則倦極思睡，半在朦朧之中。

十日清晨圓山軍官訓練團副教育長曹士激偕同富田直亮來訪，八時陪同緒方一行訪閩百川（錫山），閩妮妮談其反共理論，風貌一如學究。十時至松山軍用機場，與何應欽、孫立人兩將軍會合，搭總統專機「天雄號」去屏東，緒方對天雄號年輕駕駛員之駕駛技術極爲讚賞，認爲遠在日空軍人員之上。當日適值美太平洋艦隊長官來特福Ratford訪台最後一日，松山機場極爲擁擠，但天氣晴朗，屏東尤爲暑熱。沿途鳳凰花盛開如火如荼，予一行以強烈印象。下機後

至孫立人將軍官邸午餐，客室懸有日人肖像畫一幅，孫立人不知其為何人，唯覺其臉部英氣煥發，故自台北舊貨肆中購來，初不知其為維新志士土佐藩士坂本龍馬。緒方與嘉治對此極為感奮，頻呼奇緣不止！二時至鳳山新軍訓練基地，參觀新軍各種訓練，士兵均極年輕，孫立人對士兵視同子弟，親切招呼，訓練則甚認真，表演偽裝、爆破、誘敵、心理作戰、捕捉敵哨等，殊為敏捷優秀。參觀後由海軍副總司令黎玉璽來迎，前往左營，參觀各種海軍設施，晚馬總司令紀壯歡宴，飯後在中山堂海軍京劇團海光演「鳳還巢」京劇，夜宿海軍招待所，當時包括蔣總統官邸在內，均無冷氣設備，屏東酷熱，夜不能寐，同行之日海外事務所所長木村四郎七，竟在浴槽中注滿冷水，坐至天明。五月十一日五時即起，匆匆早膳，七時半由左營至岡山機場，八時五分仍搭天雄號專機，九時到達台中，有台中楊市長及台電工程師孫運璿等多人來迎，即搭楊市長車上山，十二時到達日月潭台電招待所，原有參觀大關發電所之節目，以緒方頗現疲勞之態，乃臨時取消，中午在涵碧樓午餐，庖人特取日月潭所產「雷魚」為生魚片，日人咸贊其鮮美，我則唯恐其有寄生蟲，不敢試食。飯後至招待所晝寢，然後在臨湖走廊與緒方長談，對日本政局及未來中日關係，剖析甚詳。五時搭總統專輪遊湖並參觀高山族毛王爺之寓居，由其公主等表演「杵歌」。

五月十二日：七時離日月潭前往台中，中途至鉅工發電所參觀，由孫工程師運璿陪同招呼，詳加說明。九時一刻到達台中機場，略事休息，仍搭天雄號飛返台北，先至「一樂山莊」休息，十二時張群來訪，稍談即偕往草山總統官邸，由蔣介石總統招待午餐，會客室懸有蔣宋美齡夫人所作國畫，緒方與嘉治仔細觀賞，交口稱贊。蔣總統因在國防研究院主持畢業典禮，約五分鐘後到達官邸，所御中山裝背部為汗浸漬，與緒方等握手寒暄後，至內室更衣然後開始午餐，菜係西式、無酒，餐後再作深談，三時一刻始興辭至一樂山莊休息。臨行緒方以極為激動之語調，於道謝蔣總統之厚遇外，並謂「處此艱難之局，希望蔣總統特別珍重。」四時一刻至台北賓館出席王世杰茶會，四時半至陳誠院長處辭行，五時一刻訪司法院院長王寵惠，五時半至自由之家出席木村四郎七之雞尾酒會，晚張群再度招宴，有王寵惠、朱家驊、丘念台、許世英、黃國書、吳鐵城、何應欽等人，八時半至蓬萊閣，出席何應欽所準備之「二次會」，有影星吳鶯鶯陪侍，緒方彬彬君子，在日本素以清介聞名政壇，但對吳鶯鶯之明艷照人，落落大方，深為愛慕，贊不絕口。

五月十三日：五時起身，緒方今日結束訪台行程，續至東南亞視察，七時即由我陪同前往機場，送行者人山人海，緒方離台後，嘉治仍留台與各方深入接觸，尤於文化交流，特別注重。

抱負未展一語成讖

緒方離台後，我與嘉治移住台北市內台電招待所，突然發現每日有一形貌可疑之人，徘徊戶外，經詢問之下，知係保安司令部特工人員，據稱東京有關方面情報，嘉治思想左傾，故特來奉命監視，乃急電周宏濤將其撤回，此事純為小人之暗中中傷，幸未為嘉治所知，否則影響往後中日關係，不言而喻。

流光如駛，以上所記，已是四十餘年前舊事，然緒方訪華，實為戰後中日關係之基礎，故不惜詳為記述，其後大野伴陸（緒方自由黨之總務會長）與張道藩兩代表團之互訪，石井光次郎（緒方自由黨之幹事長）訪問團之訪台，「中日合作策進會」之成立，以及灘尾弘吉「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之功能，岸、佐藤兩首相之訪台等等，無一不是根源於緒方訪台之線，由此發展而來，惜乎緒方於接長閣揆前夕，以心臟病猝發去世，其平生抱負，未能展布，殊屬可惜！

緒方訪台期間，因一切由我安排，他曾戲稱我為「宋司令」（與日文「總司令」諧音 *Sozai*）我則戲稱他為「私的總理」（*WAGASOLI*）（因他即將出任總理，故稱之為僭們總理），他則答稱「I am Sorry」（Sorry 與日文「總理」諧音），不料竟成語讖！